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趙學士集解 四一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不可道仁不可以為義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不可道則能常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禮在智為智可道不常而道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方圓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嚴遵君平曰有名非道也無名非道也有為非道也無為非道也無名而無所不名無為而無所不為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播而為萬物萬物道而名不勝用所以無

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

若夫行於其微而不知其妙粗而不神矣流於其妙而不知其微精而不通矣司馬君實曰名天地之始曰無名萬物之母曰

有王雱曰有無同體始母之言亦筌蹄也王弼以為有欲以觀其微苟為有欲矣則將沉溺轉徙於物又何微之能觀乎

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哉無名天地之始有名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萬物之母莊子云老氏達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也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

瞰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微弃有則著空徇末則忘本是以大智並觀焉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以形而言有無則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

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太平先師曰有對則名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玄玄則極矣然猶有知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門所

從出也先曰忘玄之玄則曰玄玄趙秉文曰此章明重玄之極致非但可道非道不可道亦非道莊子云語默皆不足以盡道非但道常無名有名無名亦不足以盡道

無名者道之似也常無者佛氏所謂真空也常有者佛氏所謂妙有也有無皆不足以盡道故又寄之重玄政和曰玄者天之

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俱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

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天下以形名而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
宜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
下音聲前後之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
以為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
且自以為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
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摩曰
有無相生其猶高必有下然則有無雖殊
俱未免於有也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故借
出有無之表者以祛之先曰此六對者物
之所以不齊唯使偶者能同之政和曰道
無異相孰為美否性本一致孰為善否有
美也惡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為之對故曰天下皆
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太易未判萬象同
體兩儀既生生物為對此六對者群變所
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
而不能自出者也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當事而為無為之之心者當教而言無言
之意者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
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
足以知之呂惠卿曰聖人終日為而未嘗
為終日言而未嘗言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
居

萬物為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為之而
未嘗有未嘗恃至於功成亦未嘗以自居
也此則無為不言之教其為美且善也豈
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聖人居於貧賤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無
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
何從而去哉此則居之至也政和曰萬物
並作隨感而應無所辭也自形自化自生
自色自有之哉趙曰有對待無為有真無
為有對待無言有真無言有為無為有言
無言對待也與有無高下何異若夫真無
為無言委偶絕待者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
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
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尚賢則民死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
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
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
為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則不然
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
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
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
貨可欲之事畢効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
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
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實貨
而貴之街可欲而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
也若舉而廢之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
皆實則民無不爭志與骨皆弱則事無以
立矣趙曰虛心實腹則上不尚不貴不見
使民無知無欲是也或云虛心養道雖於
義無害非此章本指

當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命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傷性命之情名曰始之亂孰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不以妄者術之則民不知所慕淡乎其無所欲雖

有知者無所用巧矣趙曰知無所慕不敢為也政和曰辯者不敢誇其善勇者不敢奮其技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即用三者之自然而尚不貴不見所謂為無為也政和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恣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為出於無為而已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

道沖奇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渺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

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忿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先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開元曰道無不在在光在塵皆與為一一光塵耳而妙本非光塵也王

弼曰存而不有沒而不無有無莫測故曰似存政和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充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

同其波也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憮然若忘而存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趙曰此章首尾言道挫

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

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趙曰此章首尾言道挫

銳解紛和光同塵下知者不言章言人體道者絕待玄同亦非與俗雷同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之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芻狗為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大嘗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時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

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政和曰思生於害害生於思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為芻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物之而有橐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

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彫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政和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陸曰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無取於萬物也百姓仰聖人而治聖人無假於百姓也猶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無用於芻狗也夫唯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於天地何以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橐籥之無心也橐籥無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無心故生成而不息聖人無心故為治而不至於多言多言而無實則動數窮矣未若無為無言乃守中之術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

孫思邈曰谷神虛而靈者也政和曰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

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而不窮故云不死谷神以況

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王弼曰欲言存耶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用不勞故曰不勤趙曰此章言道無為無形生天生地自古以

固存河公以玄牝為口鼻養生者尚之何其小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天地雖大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根者是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彼其無私非以求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巨濟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如天地之不自生身先身存如天地之能長生後身則人下之故身先外身則人保

之故身存政和曰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為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避高超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規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側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

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七善而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知盈之必溢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政和曰持盈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故勢必傾危如欲勿溢則莫如勿盈也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莫如勿銳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名遂身退天之道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政和曰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為物故雜而止魂為神故一而變謂

之營魄者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眾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於聲色口鼻勞於嗅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抱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因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于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亦猶是也陸曰載夫也發語之端也政和曰魄陰也麗于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

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物為神
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
為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雜以精集神以神
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與
形生而不散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
麗乎土未嘗離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
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哀各以其類是
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
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
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
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極矣
政和曰靜而不雜謂之專和而不暴謂之
柔嬰兒居不知其所為行不知其所之不
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
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身心不能以專氣
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動動則不
可繫聖人虛已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強則
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何擇故曰

能如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
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
知其皆出於性等觀靜穢而無所瑕疵矣

滌除萬行而不有玄覽妙理而默識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既以治身人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
治國一以無心過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
適足以害之治國者適足以亂之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
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眾人貴得而患失
則先事而徵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
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
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
天命會耳不然先天者必早後天者必暮
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為雌乎者亦不失時
而已政和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

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

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
心一而已苟又有能知之心者則是二也
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愚之所自始也今

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

應物者乎本則無有以意加之此妄之源

也政和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其道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

雖有大德物莫知也故曰玄德王雱曰此
篇自為士以至於體神入聖修身之序盡
矣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竭知盡物以為器而器之用常在其無有
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

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知此兩者之為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而未有所也至矣及其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其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羅什曰不知即

色之空與聲相空與味皆何異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田獵未嘗不為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

然人著以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聖人為腹而眾人為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性之凝於內者也陸曰為腹則知足不為目則不見可欲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為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為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

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為上以辱為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固為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

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非實驚也若驚而已光曰唯凡聖情盡者無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貴之為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於履大患不難於有身故聖人因其履

患而教之以難於有身知有身之為難而大患去矣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嘗患亡失本

性而惟身之為貴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變縷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者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趙曰肇云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

身以歸無此則二乘境界談道者以不驚寵辱遺身滅智為極則豈知聖人之旨哉政和曰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

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不能忘形其患大矣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於已況得喪福

禍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為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為

為患蓋外物之不可恃理固然矣誠能有
之以無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
下若可託天下

人之所以驚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
悔者欲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
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
以天下子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政
和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也
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
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
投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
賤以困於物者則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真
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家士直以治天下世
之君子乃免身棄生以徇物豈不悲哉先
曰物為身患身為道患忘物則身全忘身
則道備雖忘外累貴愛尚存可寄可託而
已身物俱忘以道自任藏天下於天下也
趙曰以天下之患為身之患則忘貴愛矣
故可以寄託天下古之聖人身處南面之

尊其自視如山林道人不以聲色富貴動
其心則天下不能為之累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持之不
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
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
持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
此三者雖智者不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
一而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
也人始有性而已矣及其與物構然
裂四出為視為聽為搏日用而不知反其
本 而為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
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
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趙曰曰夷曰
希曰微曰一皆道之強名道體之妙心
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豈可以視
聽搏取也哉世人視不過色聽不出聲非
真知也若能無見之見見不以目而以耳
無聞之聞聞不以耳而以目則眼如耳耳

如鼻六根互用此莊子所謂氣聽列子所
謂視聽不以耳目則混而為一矣
其上不嗽其下不昧

物之有形者皆麗於陰陽故上嗽下昧不
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嗽在下而不昧不
可以形數推之陸曰上與日月同光其光
不嗽下與瓦礫同寂其明不昧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
為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物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是謂惚恍陸曰繩
繩然運行而不絕不可得而名之雖千變
萬化復歸於無物然道體真精本非無物
但不可以視聽搏執而得之故謂之無質
之狀無形之象言其狀則惚恍若無言其
象則惚恍若有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陸曰莫知其

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徐疾在我矣陸曰唯能執古無為之道御今有為之名者乃可還淳反樸復於太古之初能知古之淳樸斯乃大道之紀綱呂曰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此所謂無端之紀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粗盡而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為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猶若畏四鄰

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違而難之猶然若畏四鄰之見之也儼若容無所不敬未嘗墮也渙若冰將釋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政和曰水凝而為冰冰釋而為水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冰之釋致考其若樸人偽已盡復其性也政和曰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為器曠考其若谷虛而無所不受也政和曰曠者廣之極心源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渾考其若濁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

非道也則動之動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亦若是矣保此道者不欲盈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謂盈也

天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物未有不弊者也夫唯不盈故其弊不得新成而自去零曰知道者濁以久而徐清安以久而徐生又不欲盈而有之故無新成之弊

致虛極守靜篤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先曰虛為有待致虛極者絕其待絕其待則即有而虛靜為動偶守靜篤者亡其偶亡其偶則即動而靜故虛靜不至

致虛極守靜篤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先曰虛為有待致虛極者絕其待絕其待則即有而虛靜為動偶守靜篤者亡其偶亡其偶則即動而靜故虛靜不至

致虛極守靜篤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先曰虛為有待致虛極者絕其待絕其待則即有而虛靜為動偶守靜篤者亡其偶亡其偶則即動而靜故虛靜不至

者無以明道政和曰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致虛而要其實守靜而至子焉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

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

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為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光曰物先無物物從無而并作陸曰雷在地中天地之復也動在靜中聖人之復地政和曰物之生有所手萌終有所手歸方其并作而趨於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譬如花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光曰夫物芸芸如水作波各歸其根如波復水

歸根曰靜

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為靜光曰道為動靜之根根非動靜非動靜者靜之至也

靜曰復命

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學道必始於窮理中於盡性終於復命仁義禮樂聖人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知其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則徇其名而為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於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為力也勞而為功也少聖人外不為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辯焉則幾於妄矣君之命曰天命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為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

復命曰常

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而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知常曰明

不以復性為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

知常容

方達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尚誰私乎公乃王

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王乃天

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天乃道

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不

能復進於此矣

道乃久沒身不殆

政和曰道者萬世無弊趙曰此章談歸根復命以虛靜為本老氏所謂命佛氏所謂性也惟性無死生為常知性則容且公矣

流俗以益生為命此莊子所謂心死奚益妄作者也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知有之

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

以然故惟知有之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親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其次畏之侮之

以政齊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

信不足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之以仁義重之以刑政而民始不信

矣

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聖人自信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矣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義見矣

智慧出有大偽

世不知道之足以贖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偽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瞍也伊尹周

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涸澤之魚相煦以沫相濡以濕不如相忘於江湖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以道御物者乎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

仁義所以為孝慈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跡為之也故云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賊盜不得則不行故云耳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世之貴此三者以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以聖智或屬之以

仁義或屬之以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

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

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

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明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處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為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偽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夫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者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於此必略於彼矣趙曰投石於海必至於底則已不至則無以測海之深談道者不至於未始有物無以見道之極致方其掃蕩則聖智

絕棄及其建立則事物不棄況聖智乎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曾其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圓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而不勝其憂矣愚夫學者之至此也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不學亦不少多學亦不亂靡然無憂安用絕學耶先曰未絕學者計善惡期於有用此有用之小用也絕學者知道一生死齊得喪無往而不適故無憂此無用之大用也聲曰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真過然則絕學之外向上猶有事在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於性而皆成於妄矣如畫馬牛如刻虎虺皆非其實派焉無是非同異之辯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若

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理無足怪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留然豈以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為吾亦為之人之所畏吾亦畏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于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纓於物者其志之已政和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為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

荒兮其未央哉

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哇畛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央也趙曰蘇說為名教得矣然以道言之人之所畏喜唯而怒阿是善而非惡未能志善惡一是非絕學無憂荒兮其未央哉下言獨異於眾人可知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乎其

未死如嬰兒之未孩

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

登臺閣然後從而不知其非聖人深究其

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

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眾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為有餘聖人包舉

萬物而不主於一起然其若遺也政和曰

功蓋天下而我不自己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純純若愚而非愚也政和曰天機不張而

默與道契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世俗以分別為知聖人知眾妄之不足辯

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忽焉若晦不見其津涯也寂然無朕不見

其所止宿也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
備若無能焉故疑似頑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道者萬物之母眾人徇物而忘道而聖人

脫遺萬物以道為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

食於母而已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

周二

趙學士集解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

者道之見也自是而推之則眾有之容皆

道之見於物也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

惚其中有物

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

象者而成物未有不出於恍惚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

之交則見其窈冥深渺雖未成形而精存

乎其中矣

其精其真其中有信

物至於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其有精不容

偽也真偽既雜自一而為二自二而為三

紛然而錯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

也